

全民
閱讀
精品
文庫

玫瑰 門

楊曉升
／
主編

遲子建／鬼魅丹青

劉丹／玫瑰門


王昕願／紅寶石

南翔／女人的葵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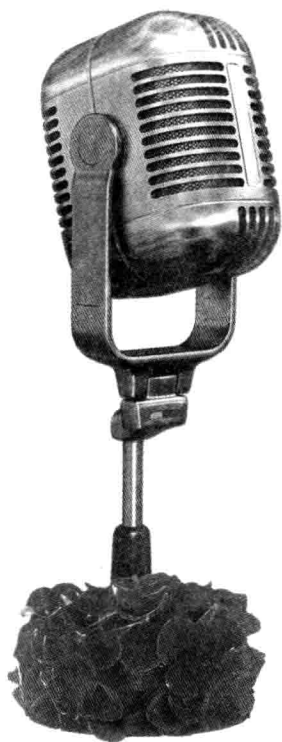
李林／权力周边

王秀梅／丢手绢



 中国言实出版社


全民
閱讀
精品
文庫



玫瑰門



主編

 中国言实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玫瑰门 / 杨晓升主编. —北京: 中国言实出版社,
2014.10

ISBN 978-7-5171-0907-5

I. ①玫… II. ①杨… III. ①短篇小说—小说集—中
国—当代 IV. ①I247.7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4)第237979号

责任编辑: 史会美

出版发行 中国言实出版社

地 址: 北京市朝阳区北苑路180号加利大厦5号楼105室

邮 编: 100101

编辑部: 北京市西城区百万庄大街甲16号五层

邮 编: 100037

电 话: 64924853(总编室) 64924716(发行部)

网 址: www.zgyscbs.cn

E-mail: zgyscbs@263.net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温林源印刷有限公司

版 次 2015年8月第1版 2015年8月第1次印刷

规 格 710毫米×1000毫米 1/16 15印张

字 数 235千字

定 价 35.00元 ISBN 978-7-5171-0907-5

鬼魅丹青····· 迟子建 / 1

一个女人跳楼了，是自杀？还是他杀？小说中的男男女女，都渴望把自己的情感和生命燃烧一回，然而这燃烧带来的却未必是光热与暖意。

玫瑰门····· 刘 丹 / 53

办公室主任廖健雄在一次饭局上认识了美女记者金樱子，后来他们有了肌肤之亲。不久，金樱子暗中帮忙，廖健雄又被提拔为副局长。然而，神秘的女记者却被人杀害。到底谁是凶手？神秘莫测的人生，复杂多变的官场，惊心动魄的故事，读来令人震撼！

红宝石····· 王昕朋 / 103

一枚价格高昂的红宝石，母女两代人的青春轨迹。清者被生活抛弃，浊者恰恰在生活中如鱼得水。拥抱物欲，也就拥抱着繁华的生活。时代病了，人的精神世界也病了。

女人的葵花····· 南 翔 / 143

为给女朋友买房子，桂德林贪污公款十八万。通过装病，他从看守所里逃出来，一路南下，来到一座海滨城市，在鹰嘴湖水库落脚，承包了水库。一天深夜，他救起一个投湖自杀的女人，因女人爱嗑葵花籽，他买回种子，开荒种了一大片葵花。女人与葵花的故事、女人与男人的故事由此展开，读来令人动容！

权力周边..... 李 林 / 181

被任命为省引松水利枢纽工程管理局局长后，严珂的身边围拢了形形色色的漂亮女人。这些女人各施各的手段，千方百计缠住严珂。严珂不由自主陷进了有夫之妇雅雯的情网，甜蜜与痛苦交织。爱情有求有弃，政治也有进有退，明白这些的他到底该何去何从？

丢手绢..... 王秀梅 / 209

一条手绢，一个女人，酿就了生命中一段错位的情感与婚姻。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一个女人跳楼了，是自杀？还是他杀？小说中的男男女女，都渴望把自己的情感和生命燃烧一回，然而这燃烧带来的却未必是光热与暖意。

鬼魅丹青

迟子建

1 流云

女人是人间的蝴蝶，她们最爱往哪儿飞，你去霞布看看就知道了。

在拉林，最气派的街是银树大街，最有味道的巷子呢，则是花烛巷和马铃薯巷。这一街两巷，仿佛是小城的一臣二仆，统领和服侍着四万多百姓。

为什么说银树大街是“臣”呢，因为县政府、人大、公安局、法院、财政局、民政局、检察院，这些发号施令、呼风唤雨的部门，都在这条长街上。这条南北向的街，看上去就像吃了好草的马，毛色油光，身上无一块疤痕，光光溜溜的，悦人眼目。银树大街是水泥浇筑的，青白色，而它两侧的人行道，铺就的则是红绿相间的云字纹地砖。好像银树大街发了一道惠及贫者的法令，它们赶着去执行，因为出的是美差，喜气洋洋的。

与银树大街交汇的巷子，总有十几条吧，炉灶巷、民惠巷、暖阳巷、利发巷等等。这些巷子通向的都是居民区，因而看上去灰头土脸的。花烛巷和马铃薯巷可就不一样了，它们是两条商巷，饺子馆、狗肉馆、照相馆、烧烤店、服装店、卤味店、理发店、粮油店、包子铺、烟酒铺、蔬菜水果铺，一座挨着一座，一爿连着一爿，巷子里招牌林立，食物的香气不绝如缕，叫卖声此起彼伏，真是声香色味俱全。拉林小城的日子，全靠它们撑腰了。

花烛巷在银树大街的西侧，而马铃薯巷在东侧。如果说银树大街是顶官帽的话，那么这两条巷子就是插在官帽两侧的花翎。

霞布是家布店，在花烛巷的尽头，女人们逛到这儿的时候，往往被高跟鞋折磨得足底酸痛，所以店里明晃晃地摆着两条歇脚的长凳。一条能坐三四人，椴木的，紫檀色；另一条能坐两三人，白桦木的，柠檬色。长凳闲着的时候，看上去就像展览着的布匹。一匹是深色的，灰暗，另一匹是浅色的，



明亮。霞布的主人卓霞，快四十了，也许是不常见日头的缘故，她的皮肤特别的白。那种白不是干涩的苍白，而是滋润的粉白，青生生的，热腾腾的，好像从里面要溢出光和水来。

好的皮肤，对于一个女人来说，就是一件不离不弃的金缕玉衣，一生都少不了光华了。偏偏卓霞又是一个会打扮的人，无论冬夏，都穿着裙子。丽日中是亚麻布的直筒长裙和软缎旗袍，风雪中则是喇叭形的呢裙和裹臀的皮裙。她中等个，细腰翘臀，柳肩丰胸，从不大声说话，像蜻蜓一样轻歌曼舞地行路，十足的女人味。男人们背地说起她来，就两个字“受看”。女人们为了探究她哪儿受看，逢着她时，轻不了打量。要说她的五官，真的不很出众，眼睛是细长的，眉毛倒很威武，好像她的一双眼是圣湖，需要这样强悍的眉毛护卫着。再说她的嘴，稍稍有点大。不过她的鼻子生得好，鼻梁挺直、秀美，如异峰突起，只这一笔，就将整张脸的风水都改造好了。

卓霞穿衣服偏于素色，靛蓝、深灰、银白是主色调，大红大绿近不了她的身。不过为着生意，她店面里的布匹倒是不乏鲜艳夺目之类的，如紫色的印花棉布、翠绿的全涤丝罗纹布、明黄色的氨纶缎、洋红色的灯芯绒等。她的衣裳，极少数是在商厦买的成衣，大多是她自行设计的，因而她很少和别人穿重样的。霞布既是布店，也是裁缝店。在裁剪和缝纫上，卓霞是一把好手。女人们信赖她的手艺，扯完布，往往顺手就把活儿交与她一并做了。到了春节和换季时节，她忙不过来，就只收生客的活儿。在她眼里，顾客就是一粒粒珠子，那些熟客是已穿在线上的珠子，牢牢在握，即便一时闪了她们，她们三个月两个月不登门，抗拒一阵子，最后舍不得这店里的姹紫嫣红，还会来的。而生客呢，她们并不知晓你的手艺，怠慢一次，这粒珠子就会从手中滑落，彻底流失了，所以得紧紧抓住。

熟客中，有一个人是例外对待的，不管她什么时节来，卓霞都是有求必应，她就是蔡雪岚。

蔡雪岚是拉林一中的语文老师，四十一岁。她在这个小城之所以有名，是因为她善待着丈夫的婚外情人和私生子。

蔡雪岚的丈夫刘文波，在地税局工作。婚后三年，他们一直没有孩子。经查，蔡雪岚患有不孕症。刘文波想到后继无人，苦闷得烟不离手，把自己抽得像是丧葬铺子中戳着的纸人，苍黄单薄。蔡雪岚见丈夫如此情态，便提出离婚。可刘文波爱蔡雪岚，这个女人虽然姿色差些，但心地善良，性情

柔顺，持家能力强，刘文波不忍失去她，想着将来抱养一个孩子算了。刘文波把自己的想法说与父母，遭到了老人的一致反对，他们说蔡雪岚不能生养，又不是你有毛病，凭什么要养一个跟自己家没有骨肉关系的孩子？他们怂恿儿子离婚，刘文波不从，他们就三番五次地找蔡雪岚，让她不要跟儿子同床，饿着他，他就会去打野食，那时离婚就是顺理成章的了。于是，蔡雪岚搬回了娘家。开始时，刘文波每隔两三天，就去岳父家一趟，请她回家，可是半个月后，见蔡雪岚不为所动，刘文波泄气了，变成每周去一次。

刘文波去岳父家少了，到酒馆却是勤了，不论谁召唤他，一呼即到，一喝即醉。有天晚上，他从酒馆出来，想着日子过得太昏暗了，得来点阳光，便打着口哨，晃悠着，去了魁星音像店，打算租张碟，喜剧类的，回家乐乐和和。音像店的主人是个胖妞，宽额、疏眉、厚唇、红脸蛋，零食不离口，说话脆生生的，绰号“小铃铛”。她二十六七了，谈了好几个男朋友，都黄了。不是别人看不上她，而是她只喜欢谈情说爱，一到谈婚论嫁的时候，就如临大敌，仓皇逃跑。她觉得结婚顶无聊了，进了夫家的门，就得收拢心思，不能再惦记别的男人了，而在她眼里，这世上有趣的男人多着呢。由于快是关门时分了，刘文波走进店里的时候，一个顾客都没有。小铃铛提着一袋炸薯片，吃得津津有味，两手油乎乎的。她见了刘文波，嘻地笑了一声，调皮地说“税官来了”，然后问他：“租碟？”刘文波大着舌头回答：“是哩。”小铃铛问：“要什么样式的？武打？情杀？恐怖？还是——生活？”小铃铛说前三项内容时，仰着脖子，干脆利落，而说到“生活”时，她放慢了语速，头低下来，眨着眼，那意思很明显：有个桃色陷阱，你敢不敢跳？刘文波故作糊涂，问：“生活片是啥样子？你给我说说。”小铃铛诡秘一笑，放下薯片，拍拍手，从抽屉里取出一张碟片，开启VCD机的舱门，让它像狗一样伸出“舌头”来，然后把碟片轻轻喂给它，它就像享受了什么美食似的，心满意足地卷碟入舱。小铃铛按下播放键后，把灯啪地关掉，门也关上，然后跷着脚坐在椅子上，一边看碟一边继续吃薯片。刘文波站在她身后，只看了两分钟便血流加快；又两分钟，他呼吸急促。刘文波觉得自己变成了一座火山，已无法阻挡要喷发的岩浆，于是抱住小铃铛，将她扳倒在地。小铃铛顺从地撒开薯片，配合着他。刘文波除了老婆，没跟别的女人有过这事。他如鱼得水，畅快悠游，不知天上人间。他撒开小铃铛的时候，忍不住赞叹了一句：“真香。”小铃铛却说：“你多长时间没洗澡了？一股馊味。”言语间有着怨气，



看来是没得到满足。他们结束了，屏幕上的男女却还火热着，小铃铛白了他们一眼，打开灯，按下停止键，取出碟片，对刘文波吆喝着：“免税！”刘文波唯唯诺诺地点着头，一瞬间醒了酒，有上了当的感觉。

然而还没等他给魁星音像店悄悄抹去税款，小铃铛找上门来，她怀孕了。她又哭又叫的，说是倒霉，跟过好几个男人，肚子都没见动静，没想到和他一次，就有了。她朝他要堕胎和养小产的钱。刘文波不觉得这是麻烦缠身，相反倒有点喜出望外，他央求小铃铛，让她把孩子生下来，说是可以补偿给她钱。小铃铛本不想让孩子拖自己的后腿，可是一算计刘文波给的钱是音像店两三年的营业额了，这买卖划得来，就同意了。她说好了，生下孩子就丢给他，就当没她这个妈。

蔡雪岚知道小铃铛怀了丈夫的孩子后，大哭一场，她写了离婚申请，可刘文波说什么也不签字。他说拉林人都知道小铃铛，她是不会嫁给任何男人的。他得到孩子后，就和她一刀两断。蔡雪岚见丈夫可怜巴巴的，想到他的出轨也是因为自己的无能引起的，心一软，答应留下来。这样，他们一心一意地盼望着小铃铛临产的日子。那一天如约来了，小铃铛产下一个八斤重的男婴。谁知她生下孩子后，变了卦了，说是这孩子可爱，她要留下。蔡雪岚无奈，只得三番五次地登门，低三下四地求她，可小铃铛不为所动。刘文波舍不得亲生儿子，只好提着吃的用的，一趟趟地往小铃铛那儿跑。久而久之，拉林人都知道，刘文波有两个家了。

蔡雪岚对待小铃铛母子，可以说是仁至义尽。孩子生病住院了，她请假去陪床，而小铃铛照样做她的生意。单位春节搞福利分发的副食品，她都送到魁星音像店去了。拉林的男人很羡慕刘文波有这样一个宽宏大量的妻子，她来花烛巷和马铃薯巷买东西，只要逢着男店主，绝对不会在她身上短斤少两。相反地，她买一斤烧饼，会多出一两个；要一斤酱牛肉，只收她七八两的钱。有一年冬天，蔡雪岚买了一块松梅图案的宝蓝色织锦缎子，到霞布来给一个人做棉袄。半个月后，卓霞发现这棉袄竟然穿在小铃铛身上。她觉得蔡雪岚太窝囊了，所以她再让她做这个尺寸的女装时，卓霞就做手脚，不是把袖子缩短，就是将下摆延长，再不就是收束胸围和抬高领口，让小铃铛穿不上合身的衣服。为此，小铃铛常气呼呼地来霞布改衣服，她一来就嚷：“我蔡姐姐在这儿给我做的衣服，怎么穿上这么别扭啊？”次数多了，拉林人渐渐知道蔡雪岚给小铃铛做衣服的事了，私下都为她叹上一口气。

人们以为，蔡雪岚的一生，就这样在隐忍中过下去了。可是谁知，在飞雪和寒流刚刚让位给暖阳和细雨的时节，一个平淡无奇的春日黄昏，蔡雪岚坠楼身亡了。她死的时候，手中还攥着一块抹布。有人说是意外，有人说是他杀，还有人说是自杀，街头巷尾，茶余饭后，人们热议的都是这件事。没人知道，蔡雪岚步入死亡花园时，经过了怎样的路径。

2 波痕

卓霞踏着老式的蜜蜂牌缝纫机，不情愿地为父亲做喜服。母亲去世不满一年，父亲就找人了，这让她心里很不舒服。

这台缝纫机本是母亲的陪嫁，卓霞结婚时，母亲见她喜欢，便送与她。这台两度成为陪嫁的机器，上海产的，与当时的“飞人”、“蝴蝶”并称为缝纫机中三大品牌，算是缝纫机中的彩头了。虽然用了近半个世纪，但它的性能仍然很好，轻灵流畅，顺滑耐用。无论是薄如蝉翼的丝绸还是厚重的帆布，它都吃得消。卓霞很注意对它的保养，时常用粗壮的鸭羽毛，剔尽送布牙缝中的污垢，滴上机油。所以这些年来，除了更换过一条皮带，没在它身上操过更多的心。

也许是心绪烦乱的缘故，这件中式喜服做得极不顺手，时常卡线，卓霞不得不一次次地推开针板，取出梭套，察看是不是绞线了。确定没问题后，她加快了缝纫的节奏，想早点成活儿，摆脱了它。然而就在她上袖子的时候，机针突然咔的一声断了，她不得不换上强度和韧性都高的14号机针，可是这根机针也是一副烈女的姿态，只容她上了一只袖子，又折腰了。卓霞想，兴许母亲怪罪父亲，冥冥中使了性子，给父亲颜色看，这喜服才做得一波三折。这样一想，卓霞便收起活儿，起身喝茶，等待着母亲想通。母亲活着时，若是与父亲起了争执，不管多么占理儿，过一夜就会饶恕父亲。

卓霞喝着茶，想着将来依偎在这喜服旁的女人不是母亲，而是后妈时，心底还是起了委屈。她气不过，噗的一声，将一口茶喷到喜服上。喜服深灰色，涤纶布的。这种料子染色性差，颜色比较单一。但它的弹性好，耐磨，抗皱，父亲说后找的老伴不爱使熨斗，所以才选这种面料的。他对她的体恤，让卓霞心中作痛。她望着那口落脚于喜服上的茶，看着它使左前襟现出一块李子般大小的污痕，好像嵌了一只恶意的眼，有些后悔，于是趁着茶渍未干，赶紧补过。刚刚清理完毕，一辆蓝白道的警车停在门口，刘良闾带着



个警察，低头走了进来。

一个单身女人，哪些男人对自己有意，她心底是清楚的。卓霞离婚六年了，这期间，向她表露心迹的男人，有那么两三个。不过，卓霞最放在心上的，是刘良闾。别人向她表白，都明着说，而刘良闾，却是曲折着说。卓霞不喜欢一泻千里的河流，她钟情的是九曲盘桓的。

刘良闾是拉林公安局的副局长，四十五岁。他瘦高个，棕红的皮肤，剑眉、豹眼、挺直的鼻梁，线条硬朗，英俊洒脱。这个最有资本招蜂惹蝶的人，在男女事情上，格外谨慎，没听说过他的花边新闻。有人说，刘良闾之所以规矩，并不是自律性强，而是“内忧外困”的缘故。在外，他是政法系统的后备干部，想在仕途上有所发展，当然不愿在男女之事上为自己设置障碍。在内，他的老婆齐向荣，是个尽人皆知的贤德女人，他岂敢冒犯。十年前，刘良闾的母亲患上尿毒症，他和哥哥想为母亲捐肾，可惜配型都不符，而与婆婆没有血缘关系的齐向荣，却意外地配型成功，她毅然决然献出一个肾。虽然那个肾最终还是因排异反应太强而衰竭，婆婆终遭不治，但她的美名，却流传开来。刘良闾的父亲前年病危，弥留之际他拉着刘良闾的手，嘱咐着：“向荣对咱老刘家的恩，咱三辈子也还不完啊。你可记着，不能做一件对不起她的事啊。”

齐向荣在县人大史志办工作，每年编四辑《拉林文史资料》，很清闲。她不到一米六，算不得胖，可是因为身上的肉不会找地方长，积聚在了脸颊、肚腹和腰际，再加上个子矮，给人臃肿的感觉。她虽然身材上有缺陷，五官倒是挺出彩的，生着弯弯的细眉、又圆又黑的杏眼、弧度柔美的鼻子和月牙形的嘴唇。她爱说爱笑，人缘好，走在路上，总有数不清的人跟她打招呼，嘘寒问暖的。一年四季，她都喜欢穿花衣。冬天是盘扣的花缎子棉袄，夏季是低领的印花衬衫，春秋则是收腰的花毛衣。在卓霞眼里，花衣适宜两类女人穿，一类是花季少女，再俗的花色，再平庸的相貌，被青春的朝气一提升，也让人觉得美不胜收；另一类是气质好、瘦削、肤色白皙的老年妇女，这样的女人穿上花衣，就是一枚飘荡在秋风中的经霜红叶，给人以苍凉之美！显然，齐向荣不属于这两类女人，但是她固执地穿着花衣，把自己侍弄得跟块花圃似的，大花小朵地簇拥着。有好多次，卓霞都想委婉地劝她，让她做几套素色的衣服，尝试一下，兴许比穿花衣的效果要好，可是看着齐向荣兴致勃勃的样子，话到嘴边，又咽了回去。俗话说，穿衣戴帽，个人所

好。女人最难得的是愉悦，如果花衣能让她快乐，它们就是一群盘旋在她头顶的天堂鸟，有什么理由驱赶呢？

齐向荣大多买成衣，所以她很少进布店。在卓霞的记忆中，她只来过霞布两次。一次是扯了一块花布，说是当台布用；还有一次是给公公做一条卡其布的散腿裤子。卓霞遇见她，大多是在马铃巷的肉铺前。她少了个肾，因而很迷信吃猪腰子，每周都要买一只。她大手大脚的，四块八的东西，她递上五块钱后，肯定会一摆手说：“那两毛钱就别找了！”而她足额支付了的东西，人家付货给她的时候，她也会找点借口，比如说她正减肥，不想吃那么多，从秤盘里再取出一些，放回货架上。商贩如果要退钱给她的话，她会说：“块八角的还给我，我也成不了富翁，你们做小本生意的不容易，收着吧。”纵是习惯了在秤上做手脚的主儿，听到这话，也会感动的。所以齐向荣买东西，他们总是拣最好的给，她菜篮中的肉，肥瘦相宜，鸡蛋又圆又大，而那一捆捆戳着的青菜，精精神神的，不像别的女人提在手上的，都跟大烟鬼似的，尽是蔫头蔫脑的。

卓霞碰到齐向荣，只是似笑非笑着点个头，算是打过招呼，而她遇见刘良闾，虽然也不说什么话，可目光里却少不了交流。

霞布开张的第三天，刘良闾来了，这是霞布迎来的第一个男顾客。他说平时上班总是穿制服，把他板得快肌肉萎缩了，他想在休息日穿得随意些，可是该逛的商场都逛了，发现那些休闲服过于时髦，尺寸又偏小，所以想来做一套，让卓霞帮着参谋参谋，他穿什么面料和样式的衣服好看？初始时，卓霞并不知晓刘良闾的心思，心无挂碍，所以一边扬着胳膊，哧啦哧啦地给别的顾客扯着布，一边跟他开玩笑：“刘局长这么帅气，穿什么都好看，随便挑吧！”结果，刘良闾左挑右选，总是拿不定主意，一直徘徊在布匹间。待到店里只剩下他一个顾客时，刘良闾走近卓霞，眼睛里波光一闪，柔声说：“你帮我定吧，我实在选不出。”卓霞说：“上百种的布，你都选不出来，你走后，我店里的布非得委屈哭了不可！”刘良闾说：“你要是一匹布，竖在架上，我就不难选了。”这么露骨的话，卓霞一下子就听明白了，可是她不想跟有家的男人在感情上有纠葛，便自嘲着说：“我要是匹布，不过是压在库底子的布。要颜色没颜色，要质地没质地。”说完，赶紧将话题转移到真正的布上，说：“市面上卖的运动服，面料中少不了氨纶的成分。这种料子垂感强，可是垂感太强的衣服上了身，会像刀子一样，把人削得更瘦，不



适合你。要说舒适和耐看，还得是棉织品。棉料透气、吸汗，把人往横处打扮，能帮你多长几斤肉，显魁伟。要说它的缺点，就是水洗后易起皱，可是你有那么一个贤惠勤快的老婆，一把电熨斗就解决问题了。”于是，卓霞就给刘良闾选了两种棉布料子，咖啡色和奶白色的，然后给他量尺寸。她拿着皮尺，蹲下起来的，量着他的裤长、臀围、腰围、胸围。待量到袖长和肩长时，卓霞即使踮着脚，也嫌吃力，于是就让刘良闾坐下来。她不是与他面对面，而是站在他侧面量肩长，站在他身后量袖长。这两个姿态，刘良闾当然读得懂，所以他离开的时候，苦笑了一声。

那套衣裳做好后，未等刘良闾来取，卓霞主动送上门了。不过她去的不是他们家，也不是公安局，而是齐向荣的单位。卓霞说母亲曾给她讲过铁道兵修筑拉林铁路的一些往事，如今忆起，觉得很有价值，希望齐向荣能编进《拉林文史资料》。齐向荣感谢着，让座，倒水，拿出纸笔，专心记录。复述完故事，卓霞要离开的时候，才对齐向荣说，刘局长在我那儿做了一套衣裳，刚好顺手带来了。齐向荣接过装衣服的纸袋的一刻，满面惊讶，不过她很快恢复常态，脸上堆起笑容，说：“我跟良闾说过，你的布店开张后，拉林人就不愁没漂亮衣服穿了！”把不知情的不快和尴尬，用一种恭维的方式，轻轻绕过去了。

不过，那套卓霞精心设计和缝制的休闲服，最终灰飞烟灭了。

卓霞住在城北的河坝下，那是一幢长条形的平房，住着三户人家。卓霞把东头，一对年轻夫妇带着个孩子，住西头。中间的那户人家，是对老夫妻，在南市场做小买卖，男人卖炒货，女人卖菜，他们的子女都在外地，不常回来。平房不大安全，常有偷盗的事发生，所以几乎家家养狗。邻居间虽然不大往来，但狗们却是走动频繁。卓霞养的堂堂，常和邻居家的二黄和青头在一起戏耍。青头是威猛的狼狗，而堂堂和二黄是柴狗。不同的是，二黄瘦小，邈邈，堂堂高大，爱洁。堂堂常常在主人回家后，得空越过堤坝，跳到河水中，扑通一阵，把自己洗得干干净净的，挂着一身水珠，清爽地回家。如果邻居有了非说不可的事情，那么叩门的不是人，而是狗。只要听到狗啪啪的拍门声，就知道邻居登门了。

有天早晨，卓霞听到狗的拍门声，赶紧走出屋子。她打开门，见摇头摆尾的青头身后，站着卖炒货的老头，他捧着一套衣服，求她帮个忙，把裤管截去两寸，袖子裁掉一寸。卓霞一眼就认出那是她给刘良闾做的衣服，她试

探着问：“这衣服怎么做得这么不合体啊？”老人咳嗽了一声，说：“我哪舍得做新衣服穿啊，这是人家齐向荣，从下面给她男人捎来的。说是看我一年到头的老是一身衣服，就送给我了。我试了试，腰身肩膀都合适，就是裤管和袖子太长，想着你开布店，就来麻烦你了。”卓霞连忙说：“不麻烦，明天我就给你改好。”她接过衣服，问：“你和齐向荣家有亲戚？”老人说：“要说亲戚，我姥姥的妹妹，也就是我姨姥姥的儿子，跟齐向荣他爹是结拜兄弟，不过这亲戚可是八竿子打不着啊。人家向荣就是心眼好，总是惦记着别人的难处。她为了婆婆，少了个肾，啥怨言都没有，拉林人谁不知道呢！”

卓霞没把那身衣服拿到霞布，而是填到炉膛烧了。打发它们上路时，她有些舍不得，看了一眼又一眼。她设计的上衣，后背、领子、兜口是咖啡色的，前襟和袖子则是奶白色的。而以咖啡色为主调的裤子呢，轧着两道雪线似的奶白色的白杠。说实在的，这套休闲装，飘逸而不失稳重，家常而不失气度。在她眼里，咖啡色是阴云，而奶白色是晴朗的云。如今这两种云汇聚在火炉中，魂飞魄散之际，还是演化成一场雨，从卓霞眼里涌出。她恍然明白，别看齐向荣大大咧咧的，其实她极有心机。在齐向荣眼里，那身衣服，不过是投降者的旗帜，她要让个卖炒货的挑着，让与之相邻的卓霞看到，承认自己是败将。而其实，卓霞让齐向荣把衣服捎回家，只是想把刘良阖拒之门外，并无恶意。

卓霞找了个借口，说那套衣服放在霞布，未等改好，她中午出去买豆腐脑，忘了锁门，回来后发现衣服让人偷了，因而只好将衣服折价，赔他五百块钱。卖炒货的虽然嘴上说“可惜啊”，但他接过钱来，还是喜滋滋的。不管怎么说，他都是赚的。

从那以后，卓霞见到刘良阖，就不躲闪了。虽然他们并不怎么说话，可眼睛却是没少言语。有一年深秋，卓霞出门时穿得单薄了，横穿银树大街时，正遇见刘良阖，他故意打了个寒噤，眼里露出责备的神色，卓霞呢，领受了他的好意后，嘴朝着他的鞋努了一下，他俯身一看，原来鞋面灰蒙蒙的，鞋帮还沾着污泥，她是提醒他该清理一下鞋子了，于是两人会心会意地一笑，各自走开。还有一回，是夏天的晚上，卓霞在马铃薯巷的夜市中闲逛，撞见刘良阖和几个朋友，正光着脊梁，坐在一家烧烤铺前喝啤酒。卓霞只是轻轻瞥了他一眼，刘良阖马上意识到有失体面，连忙扯下搭在椅背上的衣服，迅速穿上。当然，他们之间的无声交流，也有针锋相对的时候。卓霞



无聊时，爱搓个麻将。牌桌上，如果不动输赢，就会觉得索然无味。但他们下的注不大，块把角的，小打小闹，图的是个趣儿，算不得赌博。可是有一天，他们正打在兴头上，刘良闾带着两个干警，闯进来抓赌。刘良闾见卓霞也在牌桌旁，很失望，看她时一副厌弃的表情，卓霞毫不畏惧，昂着脖子，眼里仿佛撒出了刀枪剑戟，杀气腾腾地逼向刘良闾。最终，刘良闾予以他们口头警告后，寡着脸，无奈撤退。从这以后，他们再碰面时，目光是冷的，充满怨气的，甚至是你死我活的；然而毕竟有那么多缠绵和关爱的目光为他们的眼底蓄积了深情的湖水，所以这不祥的风暴，很快就过去了。

卓霞有时十天半个月碰不见他，还有些想得慌。每每凄厉的寒风扑打着窗棂，她于夜半惊醒时，往往会想起他。她想，若不是齐向荣少了一个肾，或许他们能走得更近些。在卓霞眼里，齐向荣献出来的肾，冥冥之中化成了一只眼，不舍昼夜地盯着刘良闾，监视着他。所以卓霞明明看到他的眼里迸发出了火一样的光芒，可却依然克制着，不敢向前多跨一步。

刘良闾一进霞布，卓霞就明白他是为蔡雪岚之死来的。蔡雪岚的父母，怀疑女儿是被女婿推下楼的。而住在刘文波家楼下的刘晶，证实了那天她下班回家，先是看见蔡雪岚躺在地上，接着，刘文波耷拉着脑袋从楼洞口出来了。她叫住他时，发现他神色异样。这个证词，对他很不利。刘文波已被押进看守所，公安局开始立案侦查此事。

果然，刘良闾拿出一张天蓝色的纸，巴掌大的，那是霞布开具的取衣凭证。刘良闾说这是从死者的皮包中搜出来的，他们想看看，蔡雪岚要取的衣服，是什么样式的？卓霞没有犹豫，从一摞新做好的衣服中，取出一条深灰色带朱红暗格的薄呢裙子，递给他们。这裙子一看就是为胖女人做的，二尺七八的腰围，宽松的下摆，如果把腰口封死，倒过来当口袋用，一窝猪崽也装得了。刘良闾看着这条裙子，有些失望，他叹息了一声，说：“看来又是为小铃铛做的吧。”

3 潮起

卓霞最不喜欢早春了，解冻后的大地好像腐烂了，到处是污泥浊水。每天回到家，她的鞋子是脏的，裤脚是脏的。有的时候碰到讨厌的车主，他见你小心翼翼地提脚走，知道爱惜衣服，便开足马力，故意从泥水中蹚过，让溅起的泥点充当子弹，刷啦啦地扫到你身上，气得卓霞跺着脚骂：“缺德

鬼！”本来在霞布累了一天，回到家里想早点歇息，可是浑身上下没有干净的地方，不能忍受，只好清洗。她干活的时候，会把堂堂放进屋来，洗累的时候，她会恶作剧地，把肥皂泡捧在手心，让堂堂舔。堂堂刚伸出舌头，肥皂泡就灭了，它气得转着圈呜呜叫，卓霞就会笑起来。

有的时候，累过头了，反而不容易睡着，卓霞就在春夜中胡思乱想。小时候穿过的粉红色塑料凉鞋，母亲做的枣泥米糕，某一年雨后出现的三轮彩虹，以及秋天林地上生长出的毛茸茸的蘑菇，吃的用的，天上的地上的，没有想不到的。当然，更多的时候，她想的还是人。人里，想得最多的是罗郁、乔钢铁和刘良阖。

卓霞从林城卫校毕业后，分配到了拉林县医院，在内科做护士。她一来，就听说中医科有个男医生，叫罗郁，外地人，医科大学毕业的，气质不错，单身，可他不喜欢交女朋友。人们都说，他学历高，眼界高，看不上拉林的女孩子。漂亮的药剂师潘小小曾热情地追过他，可罗郁不为所动，气得潘小小骂罗郁是“骡子”。卓霞一来，冰冷的罗郁忽然间变得主动起来，他常常在卓霞值班时，送给她一包花生或是栗子。人们便说，看来不是罗郁孤傲，而是在卓霞之前，他没遇见可心的女孩啊。这种议论，无形中给卓霞树敌了，她再碰见潘小小时，她总是冷嘲热讽的，不是说卓霞的牙齿长得不整齐，就是说她的嘴形不性感。本来卓霞对罗郁并无特殊的好感，潘小小的横眉冷对，倒激起了她的热情，她赌气似的，跟罗郁交往起来。

罗郁是男人中少见的眉清目秀的那种，五官端正，白白净净的。他说话轻声慢语，走路不紧不慢。在卓霞眼里，罗郁就像座钟中垂下来的钟摆，有板有眼，中规中矩。中医科不像内科和外科那么忙碌，比较冷清。没患者的时候，罗郁就会坐在诊室的椅子上，手持一卷医书，精研细读。他读的，不是《黄帝内经》，就是《神农本草经》，这两种多卷本的书，在他手上，如白昼与黑夜，轮回转换。卓霞嫌他读得单调，常带给他一本流行的爱情小说或是侦探小说，说是增加点趣味。可罗郁对待这样的书籍，就像对待潘小小一样，置之不理。在卓霞眼里，讲究“望、闻、问、切”的中医，有点像算命先生。来了患者，先打量人的脸色，继之看舌苔，越过了这两道“门槛”，才与病人对话，听听他的声音是高亢还是重浊，从而判断肺气是否畅通。到了“问”的环节，上至额头的汗，下至遗下的便、口中的甘苦，心上的惊悸，眼中的烦心事，梦里的云雨欢，没有问不到的。“望、闻、问”后，医



生就跟人定一样，双目微阖，敛声屏气地“切”，为病人把脉。这一番摸爬滚打后，才会作出诊断，煞是曲折。相比，西医就简单多了，各类化验，各种医疗仪器的检查，能帮助医生，准确地对病症作出判断，实施治疗。也因此，卓霞喜欢西医，对中医则是将信将疑。她的敬意，都投给了那些站在手术台前的医生，在她眼里，那是战士的姿态；而手拈银针的中医，总让她联想起后方的火头军，虽然也是不可或缺的，但总是少了点光彩。这种想法，常常使她面对罗郁时，提不起精神。如果不是潘小小逆向的推波助澜，她可能就会离开他了。

卓霞和罗郁谈了两年多结婚的。第一年，罗郁问卓霞最多的一个问题就是：想不想要自己的孩子？卓霞害羞，当然是一再地摇头，好像如果自己点头了，就是坏女孩似的。要知道，生孩子是跟房事联系在一起的啊。罗郁待她，非常矜持，除了偶尔拉拉她的手，拍拍她的肩，没有更亲昵的举动。到了第二年，罗郁时不时会拥抱着她一下，并且轻轻地亲吻她的额头。在这个温柔时刻，他总爱问卓霞：你想不想长寿？卓霞在他怀里像婴孩一样点着头。罗郁就说，你跟了我一定会长寿的。到了第三年春天，罗郁郑重地向她求婚了。

他们布置好了新房，准备着去民政局登记的前夜，卓霞突然病了。她头晕眼花，上吐下泻的，看来是胃肠感冒了。卓霞的母亲单单只从呕吐上，猜测女儿怀孕了，便用庆幸的口吻说：“幸亏快结婚了，要是等到肚子显怀了，婚礼上该多难堪啊。”卓霞便实话实说，罗郁从来没有要求过婚前发生过分的事，她怎么可能怀孕呢？卓霞的母亲大吃一惊，说：“他要求时，你可以不答应，可是你们处了这么长时间，他从没要求过，是不是有什么毛病呢？”卓霞笑了，宽慰母亲：“他是医生，要是有什么不正常的，他自己清楚，哪能不负责任地向我求婚呢！罗郁把婚姻看得神圣，才这样啊。”可母亲还是忧心忡忡地提醒她：“要不先别登记了，再处一段，观察观察。”卓霞不无气恼地说：“人家的母亲要是听说女儿婚前没失身，都高兴，你呢，倒担心起来了，世上有你这样盼着女儿早点被人欺负了的母亲吗？”母亲被卓霞逗笑了，不过最后她还是严肃地说：“登记结婚后，要是有一天后悔了，可别回来找我哭啊！”

婚礼如期举行了。罗郁早就对卓霞说过，他的父母在他幼年时，双双死于煤烟中毒，所以他们的婚礼上，婆家没来什么人，卓霞也没放在心上。

洞房花烛夜，卓霞躺到床上的时候，心跳加快了，因为她期待的那个缠